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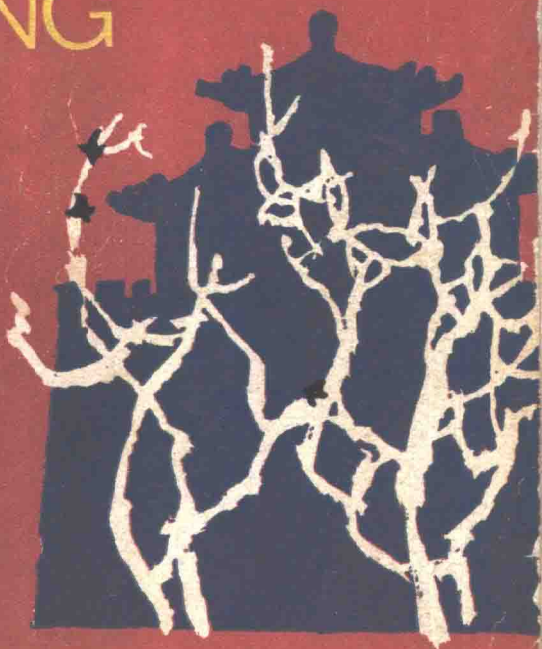
文学故事丛书



亲王之子

马镇

QINWANG
ZHI
ZI



亲王之子

马 镇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九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北京什刹海边儿上有座恭王府，早年间府中有个阿哥激贝勒，整日玩鸟、狎妓、唱八角鼓，呼朋引类，作恶多端，日子过得好不自在快活！不想寻花问柳抢了个族婢，险些问下乱伦之罪；后又强夺民女，搞得人家家破人亡，自己也受了惊吓，年纪轻轻的便做了风流鬼。

无怪乎大清朝得亡。八旗子弟退化堕落了，那大清的架子还搭着，可它颓败的命运却是无可挽回了。

责任编辑：刘海虹 黄 伊

亲 王 之 子

Qinwang Zhi Zi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 数 191,000 开 本 787×1092 毫 米 $\frac{1}{32}$ 印 张 10 插 页 2

1989 年 8 月 北 京 第 1 版

1989 年 8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

印 数 0,001—2,360

ISBN 7-02-000758-9/1·759

定 价 3.30 元

引 子

大清国除了皇上住的地方，再没有比和珅的府第更大更堂皇的了。府内楼奇院幽，花木叠翠，亭榭星罗，塘池棋布，尤其那座违制仿大内宁寿宫建造的天香书院庆颐堂，内厅三面围着上下两层仙楼，楼中安置着名贵的楠木精雕纱橱和栏杆，典雅舒逸，更令人叹为观止。整座府邸右倚什刹海，背托后海，面仰宫阙，溪水绕宅，实在是个仙境似的所在。

谁能想到，这个宅子的主人二十年前只是个年俸几十两银子的三等轻车都尉。

如今这个卑微的轻车都尉已是鼎足朝廷的军机大臣，文华殿大学士了。或许是他那种渴望权力冀希财富的新贵心理，使他得到重权后，在奉承取宠乾隆帝的同时，变得专横跋扈贪赃枉法了。他很快聚敛起千万财富，成为大清国第一大富户。一时间朝野糜风四起，以至到了无贿不能参政，无钱不能进爵的地步。

“乾隆帝龙眼昏花了。”京师各衙门在背地都这样传说着。

最忧心如焚的是各府的王爷们，眼看着盛世太平的大

清国被这佞臣弄得怨声载道，恨不得端一杯鸩酒将他灌死。

可就在这时，传来更令人震惊的消息：乾隆帝要将最宠爱的十公主下嫁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了！这不啻是一声炸雷，惊呆了朝野上下。

时逢隆冬，北京城各城门楼，连同紫禁城的宫阙殿脊，忽地飞出无数老鸱，“呱！呱！呱！”地怪叫着，黑压压地遮住了阴冷的天空。无论是庶民百姓，还是宗室贵胄，都被这叫声吓住了，心底禁不住涌出一股不祥的兆念。等清醒过来后，有佛堂的人家点起了供香求拜，穷苦百姓便跪倒在黑漆漆的灶王爷像前乞求保佑。

时令是不会让喜鹊出来为十公主送喜的，北京城多高楼古树，本来就是鸦雀的故乡，因此可以断言，满天飞鸦与十公主下嫁只是一种巧合，可人们仍坚信：乾隆帝的龙眼是被老鸱迷住了。

十公主出嫁的前一天，乾隆爷下旨，令步军统领衙门率京师满、蒙、汉八旗兵将进城驱赶老鸱。一时间，北京城里金鼓齐鸣，弩箭纷飞，足足闹腾了一天一夜。次日清晨，天空总算明朗起来。可在迎亲的路上，任凭喇叭欢叫，有几只老鸱仍在十公主的轿子上空聒噪。看热闹的相互咬着耳朵讥笑说：“这是地下送喜，天上送丧。迷得了乾隆爷的眼，可迷不了玉皇大帝的眼，和珅快有报应了。”

无论老鸱怎样弥散着晦气，富甲天下的和珅府仍热闹非凡。满朝大员无一例外地前来贺喜，并且每人都几千几

万地争相捧着进礼。

此时，只有圆明园福海三岛上的金堂玉楼聚着的几个人不把和珅看到眼里。

“六哥，皇上喜欢您，您就不能出出头，劝劝皇上别再听信和珅那个老王八蛋的话了。”血气方刚的十五皇子颢琰对六皇子永瑑说。

永瑑被父亲过继给慎郡王允禧为子，自知今生称帝无望，便沉浸在诗琴书画之中，全没了爱新觉罗家族不屈于命运的英气。此时为了躲开皇妹不称人意的婚礼，和几位兄弟相聚在这里，也只是除除闷气而已。听了颢琰的话，他摇摇头说：“皇上喜欢的是我的画，要喜欢我这个人，就不把我送人了。上次被你们推着以送画为名进宫见他，他见我画的长江帆影图很称他的心，一时兴起，题了首诗。我趁着他高兴，忙将兄弟们的意思说给了他，谁想他立时翻了脸，将我骂了个狗血喷头。我又不是孩子了，怎么受得了他的骂？”

“那就让和珅把大清葬送了不成？”刚封为成亲王的永璘不满地说。

已是吏部尚书的永璇愤然地站起来，指着楼外湖中的寒水：“和珅岂止是葬送大清，恐怕有一天我们爷们儿都得让他扔到这海里喂鱼。”

永璇的话更激起了皇子们的仇恨。

“皇上升天后，哪位皇兄即位，头件大事就是取和珅的头。”颢琰提议说。

“好啊，到时我带兵抄和珅的家。”

“我去抓和珅的党羽。”

“我去守卫京畿。”

皇子们纷纷响应颀琰的号召。

此刻，只有十七皇子永璘不言语，他是乾隆最小的儿子，只十四岁，不但乾隆宠爱他，就是众多的异母兄弟，也倍加爱护他。这时，他望着空阔的福海，正为姐姐出嫁给奸相家伤心呢。

“永璘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”颀琰走到永璘身边问。

永璘摇摇头，闪着孩子气的眼睛说：“我想不出制裁和珅的办法。不过，如果将来你坐了天下，杀掉和珅后，把他的宅子赏给我，我就满足了。”

皇子们大笑起来。

“还是你想得实惠。”颀琰说，“那宅子可比紫禁城后宫还要富贵呢。”

永璘斜睨了颀琰一眼，噘起嘴说：“我可不想独占那园子，杀了和珅，还有十姐姐呢，总不能让十姐姐睡老爷儿（指太阳）地吧？”

永璘的童心震颤了皇子们的心，刹那间三岛上阒静下来。

远山如黛，岸柳枯枝，弥漫着寒气的湖水上浮着凝止不动的野鸭。伴着阵阵袭来的冷风，苍穹下是那样凄凉萧条。

等待与期望的八年过去了，颀琰被立为皇太子，翌年，乾隆帝内禅颀琰，改国号嘉庆。嘉庆帝没忘圆明园三岛之

约，四年后乾隆驾崩，只六天，嘉庆帝便令侍卫抄了和珅的家，赐他自尽。不久，已做了惠郡王的永璘分府，嘉庆帝真的将和珅宅给他做了王府。当年的孩子话变成了现实，永璘是极高兴的。当然，他只住了一半，因为十公主和他的丈夫还住在里面，这也是他的孩子话得了应验。

二十五年后，永璘晋封为庆亲王。四年后，十公主和丈夫相继死去，这座府邸才真正成为庆王府，而永璘已死去三年了。

永璘的儿子绵愍依降袭爵位的祖制，做了郡王。不久绵愍病歿，嗣子奕綵袭爵。后奕綵因服中纳妾，违大清国律，下宗人府议处夺爵，于是又由永璘五子绵悌承袭王位。五年后，绵悌又犯事降爵为镇国将军。绵悌身后，侄子奕匡再降袭为辅国将军。到此时，永璘子孙已无资格居住此府了。

物欲横流，人事沧桑，弹指八十年过去，三朝皇上进了东西陵寝宫。

咸丰二年，庆王府变成了恭王府，这座宅子又易了新的主人。

载澂十几岁时就成了北京城里的闻人。同治帝月夜出宫逛妓馆，据说就是这位恭王府阿哥带出去的，致使大清天子得了淫毒，小小年纪便归了天。

昨天晚上，赏心悦目社的票友应外约，把载澂从口袋底胡同的妓馆里拉到礼亲王府去唱八角鼓，鼓、溜、彩全堂唱完，已是下半夜了。回府后，他叫开侧福晋的门，躺到炕上便昏睡过去。等他隐约感到有人触动他而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太阳已射进了窗棂。他瞥见侧福晋正倚枕坐着穿衣，粗暴地一把拽下她的衣服扔到一边，然后将她按倒，搂在了怀中。

载澂的父亲奕訢是咸丰的六弟，自辛酉之变，奕訢帮助慈禧除了顾命八大臣，使慈禧入养心殿垂帘听政后，便成了大清国第一重臣。慈禧不但让奕訢做了议政王、军机领班，而且做主赏给他世袭罔替王位的殊荣。子以父荫，载澂也因此而腾达，十几岁便得到了贝勒加郡王衔的爵位。

载澂少年得志，二十出头，已娶了两房妻子。福晋是武英殿大学士文煜的九女儿。这位九格格实在说不上漂亮，载澂很少进她的门，因此出嫁三年也未见生育。奕訢得孙心切，可着载澂的心思，在本旗中又找了个漂亮的姑娘，给载澂做了侧福晋。载澂是有名的风流公子，两个女人哪拴得住他的心？侧福晋娶来只半个月，他就将她扔到家里，跑到外室和妓馆中宿夜了。

侧福晋锦玉是个十八岁的女子，父亲是个职位卑微的骑都尉，这虽是个祖上功封的世职，一年的俸银也只四十两，十几口的大家，日子过得是很艰难的。恭王要为儿子娶侧室，她便随本旗的几位姑娘进府，听恭王挑选。她实在没

想到恭王福晋竟翻了她的牌。她感到幸运,不但今生有托,而且父亲一家的日子也会好起来了。新婚的快乐很快随着丈夫的冷遇过去了,这时她才明白,炙手可热的恭王府并不象她早先幻想的那么惬意。虽然她有了侧字头衔,那只是恭王为了让她早生孙子而已,她仍是另册的姨太太,名分不高,连别屋里的粗使妈妈也敢向她白眼。每天除了早晚到公公婆婆处请安,例行那枯燥的礼节外,便整日在空荡的房院中与两个使女为伴,等待着丈夫来宠幸。她唯一生活的希望就是能早日有个孩子,这不但可以提高她在恭府的地位,对她寂寞的心境也是个莫大的安慰。可偏偏丈夫是个轻荡的男人,对她的身子已经厌倦,使她天天在希望中生活,又在无望中挣扎。

半夜里,载澂突然敲锦玉的门,锦玉又惊又喜,待使女开门后,她兴奋得只穿着遮胸的肚兜下床迎接了他,扶他上床,给他脱衣服。谁想衣服没脱完,载澂已发出了鼾声。她咬着枕头恨了一夜。现在,她见丈夫醒来爱抚自己,使用她丰腴的身体多情地应承他的欢心。

一个时辰过去了,锦玉感到很累,似乎也感到了满足,便依在载澂的怀中,闭上眼睛与他聊起天来。这是极难得的时光,她竭力想着话题,逗引载澂说话,好延长点儿温存的时间。

“贝勒爷,”锦玉用纤指在载澂的胸上轻轻地滑动着,“您总是说您的八角鼓唱得绝,什么时候也让我们见识见识?”

“王爷不让在府里唱，你怎么听得着。”

“您到谁家唱堂会，把我带去不就行了。”锦玉象个孩子一样央求载澂。

载澂哂笑了一声，攥住锦玉在他胸口上滑动的手指，放到嘴里用力咬了一口。锦玉痛得“哦”地叫了一声，挣脱出载澂的手，坐起身子望着咬出牙痕的手指头，泪扑簌簌地滚了下来。载澂得意地望着盘坐在身边的锦玉，象是在赏玩一件佳品。须臾，他拍着锦玉赤裸的背脊说：“得了，你就好好在家做贝勒侧福晋吧，去了那种地方，心就野了。”

锦玉擦过帐子抹干眼泪，又静静地躺在了载澂的身边。她不敢露出半点儿责怪，丈夫动了怒，不知又要将她晾到哪日了。

“别死尸似的挺着，给我说点儿什么。”载澂蓦地喝斥说。

锦玉正含着泪，哪还有闲说的兴趣？可看着丈夫恼了，又不能不思索话题。偌大的恭王府在她的眼底心中早变小了，每日单调的生活使她象笼中的鸟儿一样，只在有限的空间走来走去，脑中空荡得即便是使女打碎一只碗，她也认做是天塌的大事。她实在搜不出有趣的事讲给丈夫听。忽然，她想起昨日午饭时，送饭的太监说起的一件事。

“贝勒爷，”她抽动一下酸酸的鼻翅，强撑起精神说，“您还不知道吧？您的宝贝遭天灾了。”

载澂松开搂着锦玉的手：“天灾？老天爷哪敢动我的玩艺儿？”

“真的，昨儿早上宝山在园子里遛鸟，一只老鹰从天上

扑下来，把一只鸟笼子给刮了。听说那只鸟伤了。”

载激蓦地抽出锦玉身子底下的胳膊，一把将她从怀里推到一旁，坐起来厉声地问：“伤了哪只鸟？”

锦玉望着载激吓人的眼睛，后悔提起了这件事。她怯然地说：“听说是靛颏。”

“红的？蓝的？”

“红的。”

载激养的鸟有三四十只，只只在京城里都数得出，文彩的鸟有芙蓉、倒挂、红绿鹦鹉、虎皮鹦哥；听声的有百灵、画眉、黄莺、靛颏、字字红。靛颏鸟载激有红、蓝两只，哨起来好象含有一口水，百鸟中隔着座假山也能辨出它们的声音。尤其这只红点颏哨声更绝，廊子上挂着几十只鸟，它不把这些鸟哨停了声，决不停下来。这只鸟是载激花五百两银子从泰安买来的，真象他的命一样，现在听锦玉说被鹰剐伤了，他再也躺不住，下床匆匆穿上衣服便朝后花园跑去。

恭王府后花园是奕訢得到这座宅子后新建的，奕訢以荟萃天下美景为意，取名“萃锦园”。花园在宝约楼后，正门是一座西洋石雕花拱券门，进门左右耸着两座青石假山，迎面竖着一座柱形太湖石，顶上镌着“独乐峰”三字。石后有一蝙蝠形水池，池后是一座连着东西配房的厅堂，穿过厅堂又有一座方形水池，清冽的池水中倒映着一座秀丽而又有气势的山影。这是池南青石假山的倒影。假山正中有一石洞，洞中藏着康熙手书的“福”字碑。山上建着一座盍顶敞厅，厅上悬着“邀月”楣匾，敞厅两侧是两座爬山廊，顺着

山势通向东西配房。山后有正厅五间，厅两侧接出曲形耳房，就象一只展翅欲飞的蝙蝠。这是花园中路。花园东边有戏院、流杯亭、香雪坞，西边有水塘、土山、花洞。整座园子翠竹绿柳，草木繁荫，游廊回环，曲径通幽。典雅的庭院堂阁，清越的溪流池塘，加上奇峻的湖石假山，处处呈现出钟鸣鼎食大家花园的气派。

小太监宝山每天早上都拎鸟笼子上邀月台遛鸟。昨天早上，他刚将鸟笼一只只地打开罩子挂到爬山廊下，老鹰就扑下来了。爬山廊是顺山势建的，从东到西隔着邀月敞厅，跑也要跑些时候。此时，宝山正在另一边廊子里，等他看见鹰扑下来，连滚带爬地跑到红点颏前时，笼子早被剝到地下了。红点颏并没伤着，只是因为惊吓，打不起精神来，哨声也细了。首领太监王凤仁闻信带着两个太监赶到后园，当即把宝山按倒，打了五十板子。

宝山知道激贝勒是不会饶过他的，晚上忐忑不安地在炕上睁眼躺了一夜，捱到天亮，忍着双股的疼痛，又挣扎着拎鸟笼子到邀月台上遛鸟。他把笼子挂好后，便开始调理那只红点颏。他希望这只鸟再哨起来，哪怕声音小些也行。调理了一个时辰，才得到红点颏几声沙哑得象瘟鸡一样的声音。他哭了，当眼泪刚刚滚下来的时候，瞥见激贝勒沿着爬山廊跑了上来。他知道贝勒是为红点颏来的，身子筛糠似的颤抖起来，没等载激走到跟前便跪在了地下。

载激没有理会宝山，喘息着挨笼子寻找红点颏。此刻，他的心中只有红点颏的命运了。平时，他闭着眼睛听声就能

指出红点颏的笼子，现在拢着耳朵都听不到红点颏的哨声。他的额上冒出了冷汗，周身紧张地哆嗦起来，颤动的嘴唇控制不住唾液，前襟湿了一片。他完全是一副痴人的模样了。

载激终于在廊子的尽头看到了红点颏。这只鸟无精打彩地站在笼子里，本来还能嘶哑地叫两声，现在见载激来了，竟象通人意似的，立时闭住了嘴，可怜巴巴地瞅上了载激。载激看到红点颏失神的样子，“哎哟”了一声，接着咬牙摆头，跺着脚，用拳狠命捶打自己的胸脯，痛苦得就象失去了至亲，要随之殉葬一般。

宝山爬到载激面前，一个接一个地叩着响头，头撞到砖上，发出咚咚的声响。血模糊了宝山的眼睛，可他不敢停，仍接连不断地磕着。他只十三岁，是卖给恭府的，知道自己值几个钱，他就象地下的蚂蚁，整个生命都在恭王爷一家的手指上。

载激打痛了自己，才想到该找谁算账。他见宝山正在自己脚下，病魔一般抬脚朝宝山的脑袋狠狠踢去。宝山象一只软软的皮囊，毫无声响地滚下了爬山廊。

“王凤仁！”载激声嘶力竭地喊，“给我滚出来！”

首领太监王凤仁昨日惩罚宝山后，知道激贝勒是不会就此甘休的，因此早晨伺候恭王上朝后，便到萃锦园来等他。这个恭府阿哥是王凤仁从小看大的，对他的秉性脾气掌握得比恭王爷还清楚。英武的恭亲王盖天下英雄，可激贝勒虽暴戾专横，却只会侑酒狎妓，他是不会承接父志了，父建功荫子，子败家弃宗，这话几朝几代都那么灵验。王凤

仁慨叹着自己的命运，将来他就要伺候这个无能的主子了，他感到凄凉。可做为奴才，即使主子是猪，也得跪在人家脚下从命。

载激进园后，王凤仁撑着干瘦的身子跟他上了邀月台，躲在配房里等他的召唤。这时，听到载激喊他，急忙闪了出来。

“王凤仁，我的红点颊完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载激眼里布满了血丝，对着跪在地下的王凤仁喊。

“回贝勒爷，昨儿一出事，奴才就惩治宝山了。”

“怎么惩治的？”

“奴才打了他五十板子。”

“五十板子？五十板子就抵了我的红点颊？我这口气怎么出得了！”载激又跺脚捶胸了。

王凤仁不敢怠慢，匆忙直起身子，象十几年前对待孩时的载激一样，一边给他捶背，一边劝他说：“贝勒爷，您先消消火儿，奴才这就给您出气。”

王凤仁唤过两个事先备下的太监，将宝山拖到邀月台下，抡起板子，车轮般打起来。

“饶了奴才吧！”宝山哭叫着。昨天挨了五十板子，今天连惊带吓，又被载激踢了一脚，宝山的身子早已虚得不行了，因此，随着板子的起落，他的告饶声也渐渐地弱下去，最后只剩下微微的喘息。

行刑的太监见宝山不再动弹，立即住了手。

“打！打！”王凤仁手指着行刑的太监，仰头冲着山上

喊，他怕载澂在山上听不见板子与宝山的求饶声，下来斥责他无能。

一个太监俯在宝山的胸口听了听，又扒开宝山紧闭的眼睛看了看，回身对王凤仁说：“师傅，宝山怕不行了。”

王凤仁走到宝山跟前，见宝山的嘴唇已变成暗紫色，确信他的确不行了，不由得紧张起来。恭王府处罚太监下人是常有的事，甚至有受刑不过死去的，可是，由他首领太监亲自监刑被打死的事却从未有过。一种恐惧的心理促使他向山上跑去，他要看看载澂的动静再做下一步的决定。

载澂在山上似乎已忘记了宝山，一手端着水碗，一手捏着小铜勺，正专注地给红点颏喂水。看着红点颏不动也不开口的可怜样，两行泪禁不住从他的两颊滚了下来。

载澂平静的神态，使从背后走来的王凤仁认为主子已消了气，于是，他躬身对载澂说：

“贝勒爷，奴才给您消气了。宝山趴在了山下面。”

载澂的泪还没流完，哪容这么快就将事了结？听完王凤仁的话，他愀然变色：“趴下就完了？让他爬上来给我的红点颏磕头！”

“贝勒爷，宝山爬不上来了。”王凤仁惶恐地说。

“除非他死了。”

“他是快断气了。”

载澂心中一悸，不由得害怕起来，可碍着主子的脸面，仍厉声地喊：“死了？死了埋，还省饭钱了！”

“我的贝勒爷，发什么火？伤了身子可没乐呵了！”

爬山廊下忽然传来一个油滑的声音。载澂朝下一看，原来是他的随侍兆喜带上来三个风流倜傥的少年郎。走在前面的是个矮小的胖子，白净的圆脸上旋着两个肉窝，一双豆样的眼睛透着圆滑精明。另一个象细豆芽一样的大个子跟在胖子后面，瘦瘦的脸也象豆芽一样呈着菜色，一看便知是个烟鬼。这一胖一瘦形成强烈的反差，滑稽得使载澂一见他们便展开了愁容。被高个挡在后面的是个文弱的书生，摇着折扇，稳健中显出一种故作斯文，尤其那一对笑眼，看似谦和，却透着诡秘。这三个人都是赏心悦目社的票友，胖的叫佛鹤汀，瘦的叫文瑞图，文弱的叫锡远齐，虽然都只是二十左右年纪，可仗着父亲是戴珊瑚顶子的，个个轻佻无忌，只要听到哪个地方开筵请客，他们必结伴闯宴，主人碍着他们父亲的情面，又不好闹个不欢而散的席，只好请他们入座侑酒，因此，京城里送给他们一个雅号：“不速之客三人来”。这三个人同在咸安宫官学读书。这座为王公大臣八旗子弟办的学校从雍正帝始，每日室中朗声不断，校场马嘶不绝。可到了光绪年，八旗子弟厌倦习武读书，送到校馆也只挂个名，整日拎鸟笼子逛妓馆，沉浸于歌舞宴中。佛鹤汀三人从六岁入咸安宫，十多年过去了，还未考取生员。此三公整日等着父亲为他们花银捐官进爵，正愁无处打发闲日，偏巧载澂组织赏心悦目社，便争先恐后入了社。

赏心悦目社是专唱八角鼓的。八角鼓原是满人未入关前的民间歌舞，每逢夜晚行围打猎归来，族人便和猎手一起围在篝火旁，由歌手敲起八角鼓，众人踏着鼓点载歌载舞地